

男子8刀砍向重病妻 称帮其解除痛苦

21年前,顾志明和高素琳(化名)在北京菜市口相识,那时候,虽然顾志明不是高素琳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但他老实,一心一意追求高素琳,最终,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婚后,这对普通的工人夫妇生活拮据,并先后没了工作。争吵成了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个城市,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儿子,但儿子职高毕业后,没找到合适工作,这让她们失望了。

他们艰难地活着,直到高素琳查出患了尿毒症,这最后的稻草压垮了顾志明。48岁的顾志明决定结束这一切。11月23日,他举刀砍向妻子。

20年前的结合

11月22日早7时许,48岁的顾志明起床了,身旁的妻子又是整宿失眠,她正在揉搓左臂、活动着麻木的左腿。

去年,妻子高素琳查出患有尿毒症,腿疼得厉害,有时会疼得麻木,走路时左腿会偶尔失控“自己往前蹦”。她还有犯晕的毛病,因高血压而起,这毛病20年前就有了。

顾志明一直尽心地照顾妻子,结婚20多年家务活基本都是他干。洗漱完毕,他就出门给妻子买早点。妻子吃不了油腻荤腥,他给她买了3个茴香馅包子,3个韭菜馅包子,给自己买了两三个馒头。

回到家,顾志明将早点放到卧室的茶几上,泡了杯茶。高素琳吃了4个包子,喝了杯茶,顾志明也吃了点馒头。吃完,顾志明将剩下的包子收拾到厨房,高素琳又躺下了。顾志明像这样伺候高素琳已经20年了。

21年前的冬天,经高素琳的二嫂介绍,高素琳和顾志明相识。当时,高素琳的二嫂告诉她,顾志明是一个特老实的人。

那一年,两人都是27岁,

在当时看来,明显属于“大龄青年”。

多年后,高素琳仍能清晰地回忆起两人的第一次约会。她说,那是在菜市口,那天,顾志明上身穿着蓝色军衣,下身穿一条蓝色军裤。小伙子身高一米七左右、面容清瘦,还有点鼻涕邋遢。

回想起那天的情景,高素琳笑着说,顾志明并非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他个子不够高、也不够壮。”

第一次约会后不久,两人相约来到毛主席纪念馆。那天很冷,顾志明还是穿着一身单衣,高素琳很奇怪,后来才知道他家没钱。“我们分分合合好几回,最后他老追老追,我们就结婚了。”

1987年8月26日,高素琳和顾志明两个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大龄青年结婚了。

顾志明家提供了一间13平方米的平房。“除此以外,他们家什么都没有,家用的东西都是我家陪嫁过去的。”

婚后的拮据生活

顾志明年轻时顶父亲的班进了北京皮革公司化工厂(下称皮革化工厂),成了一名车间工人。顾志明刚工作时,皮革化工厂最高产量曾达到2700吨,那几年工资还可以。1991年,北京市人均月薪239.75元,顾志明的工资与此相当。

1993年,厂子搬迁到东五环外,工厂搬迁后,开工不足,工人常放假,顾志明的工资开始大幅降低。身体不好的高素琳在这一年结束了煤气站抄表员的工作,回家带孩子。顾志明的工资成了唯一的家庭收入,但工厂越来越不景气。

老实的顾志明一直安安分分地工作,2000年前后,工厂开始下岗分流,多数人选择买断工龄离开这个多年没有

起色的老国企。顾志明仍没有离开,直到他2005年1月1日下岗。

2006年,北京人均月薪超过3000元,顾志明的工资是511元。这样的收入供养一个三口之家,显然生活是拮据的。

生活的拮据让顾志明显得有些“抠”。儿子顾佳(化名)说,他让爸爸买书、买衣服什么的,从来都没痛快答应过,他只能去找妈妈。高素琳也常说顾志明“抠”。

事发后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顾志明回忆说,“她老嫌我挣钱少,嫌我没本事,什么外语、开车、电脑都不会,说还能干什么。人家有房有车,你看你还是混成这样。她经常吵吵闹闹,我都不言语,我也挺窝火的,有苦难言。”

妻子眼中窝囊的丈夫

妻子身体不好,儿子顾佳还小,帮不上忙。顾志明唯一能做的是喝酒。

高素琳不清楚顾志明何时开始喝酒。结婚后,高素琳发现顾志明酷爱喝白酒,家里有两个两斤装的酒壶,常年都是满的。顾志明几乎每顿饭都喝酒,不管在家里还是厂子里,每次都得喝上二三两酒,“有时一天喝的酒比水还多”。

不过,也有意外的时候。一次,顾志明回家,高素琳发现,他的半边脸都是黑煤渣,凑近一闻他满身的酒气。原来他喝醉了,回家路上摔倒了。这让高素琳更加讨厌顾志明。

高素琳开始偷偷倒酒,她趁顾志明上班时,一壶壶地倒。随后,就是两人的争吵。争吵过后,顾志明又去将酒壶打满。高素琳又倒,又吵,他又打满……后来,高素琳实在没辙,就赌气跟着他喝。

这样磕磕绊绊的日子在1999年的一天来了一次大爆

发。因为一些常年积攒的矛盾,高素琳和顾志明的三弟夫妇吵起来了,吵闹中,小叔子推了她一把,她一个踉跄摔倒在地,后脑勺撞到门上。

没想到,当时顾志明说,他宁可让自己家人受点气,也不能让弟弟、弟媳受气。顾志明的态度让高素琳觉得他窝囊,一气之下,她用刀划了手腕。顾志明则跑到皮革化工厂。当晚,他喝了3斤多白酒。

2003年,顾志明被查出患有酒精肝,医生让他不要喝酒。他无奈改喝啤酒,即便如此,他俩仍然常为喝酒的事吵架。

没有希望的儿子

中年下岗,生活拮据,夫妻吵架,顾志明的生活中满是灰色,这么多年,他唯一的希望是儿子。

儿子顾佳的梦想是当一名足球解说员,他疯狂地迷恋足球。初中临近毕业,正好赶上2004年的欧洲杯,顾佳天天看球,他最终没考上高中,去了劲松职高。

2006年10月,顾佳的同学们纷纷找到工作,顾佳也在家乐福生鲜部找到一份工作。这份月薪950元的工作,具体就是搬肉、切肉、剁骨头。

今年7月,顾佳辞职了,回家呆到9月份才开始再找工作,但迟迟没有找到,这段时间他一直呆在家里,早上也不起床,一直睡到中午。为此,顾志明常常说他,后来高素琳拦着,顾志明就没再再说了。

重病的妻子

2005年下半年,高素琳常常觉得腿疼。2006年1月,她被检查出患有肾功能不全(即尿毒症)。医生说,因未及时就医,病情已较严重,必须靠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

对顾志明夫妇来说,血液透析很奢侈。每月13次透

析,费用至少6500元,这几乎是顾志明一年的工资。

救高素琳的命,唯一的希望是医保。根据医保报销政策,做血液透析7万元以下的费用,可以报销约90%。但问题是,高素琳工龄不够,一直没有医保。如果补缴社保金,需约2万元,顾志明手里也没那么多钱,他们只能在家等待。

直到2006年3月拆迁以后,顾志明才给高素琳办了病退,她开始领每月600多元的退休金,并给她补缴了近2万元社保金,让她获得医保。

2006年10月1日,高素琳的医保本生效。两天后,顾志明陪她到普仁医院做了第一次血液透析。

血液透析像一把双刃剑,它让高素琳生命得以延续,但也让她失眠、恶心、厌食。最近两三年,她腿疼得厉害,她的老毛病高血压、便秘等也一直如影相随。她终日与多种病痛缠身,最了解这些痛苦的人就是丈夫顾志明。

从第一次开始,以后每次透析,顾志明都陪妻子去。透析完了,他帮忙穿衣服、系鞋带。回家,他做饭,喂给妻子吃。

今年10月,高素琳累计的花费超过7万元。按照医保政策,超过7万元以上的费用,病人须自付30%。10月底,顾志明去结账,医院要他付2500元,他手里的钱已不够,最后他用年初交的3000元押金交了医药费。

祸不单行,今年5月,顾志明被查出患腰椎间盘突出,医生说若不手术可能瘫痪,手术费至少3万元,他只能“扛着”,因为让妻子看病已让他捉襟见肘。

清晨杀妻

11月23日早上6点多,顾志明一觉醒来。等待他做的事情除了前一天的一切之外,

还多一项——带妻子去医院透析。“我看她那么难受,还得带她透析去,想起来就心烦。”

两天前,顾志明一觉醒来也很心烦,他觉得心慌意乱、四肢无力。他对妻子说,他梦见自己活不过当天,但去医院没查出什么急症,这是11月中旬以来的第二次出现此类症状。

这天,醒来一会儿,顾志明起床了,他走到厨房。在一把斩骨刀和一把菜刀中,他选择了后者。他拿起菜刀,将高素琳拉起来,“想她脖子上砍了几刀。他说:‘想帮她解脱痛苦,完了我也解脱了。’”

高素琳最初意识模糊,当她清醒时,她感觉到脖子上热热的,但说不出话了,就嗷嗷地叫。

叫声惊醒了三四米外的儿子,顾佳醒来看见在小客厅靠近父母卧室门口的地方,爸爸顾志明一手拿着菜刀,一手拽着妈妈高素琳,妈妈脖子上血肉模糊,菜刀上在滴血。

顾佳赶紧跑过去,和爸爸抢夺菜刀,刀被握得很紧,他费了一番力气才抢过来。这时,顾志明一边让高素琳坐到地上的被子上,一边对顾佳说:“我也快瘫了,我不想让你妈再受罪了。”这句话让顾佳印象深刻,事后他向很多人解释爸爸杀人动机时,都重复过这句话。

顾志明说完话,顾佳马上转身到客厅,拿起电话拨打了110。过了一会儿,顾志明走到电话前,也拨打了110。他说,他砍了人。很快,救护车将高素琳拉到约300米外的垂杨柳医院,顾志明被警察铐上带走。

高素琳中了8刀,其中颈部6刀,下巴两刀。垂杨柳医院耳鼻喉科李主任介绍,高素琳颈部的刀伤导致气管几乎被砍断,所幸未伤及大动脉。经过三四个小时的抢救,她脱离了生命危险。

12月4日,顾志明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朝阳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据《京华时报》

80后亿万富豪赚钱生活揭秘

电脑屏幕上,汪远志(化名)的战队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他的上牙咬着自己的下嘴唇,但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于是“砰”的一声,甩开了电脑键盘的右手重重地敲在桌子上,嘴里还爆了一句粗口。网吧里的男男女女早就习惯了这种举动,对此毫无反应。

混迹其中,汪远志和他的朋友们和其他人并没有不同:二十多岁,顶着一张自以为成熟的娃娃脸,仍然爱玩游戏。

但汪远志等每个人背后是至少一两亿的资产,其中有一些省市首富的子女,有的人家里有3家上市公司。

在汪远志等这些年轻的财富二代看来,如何用已有的钱赚到更多的钱,才是他们区别于其他同龄人、需要认真思考的事情。资本市场的火爆以及VC(Venture Capital,创业投资,以下简称VC)的高利润也吸引了这个群体。最近他们开始抱团在上海寻找股权投资项目。

目前我们已经聚集起了30多人,“蓝海创投(G2ipo)合伙人杨沛告诉记者,这30多个80后财富二代投资人”,其中很大一群人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在做资本运作了。

“今天这些创投新军还没引起广泛关注”,杨沛认为,“但这群人以后应该会是其中的主流,说不准他们中的不少人会成为未来的福布斯富豪。”



中国最年轻的亿万富豪之一——majoy首席架构师茅侃侃

“小项目练手,大项目跟投”

一年前戴寅从湖北武汉来到上海,那时他还不是很了解VC是什么。一年后,他和几个合伙人组建了自己的基金公司同辉创投,并担任执行董事。

戴寅最近特别忙,原因是看好了几个Pre-IPO(临上市前)项目。同辉创投的单笔投资额在800万元到3000万人民币之间,范围更是跨越了从数字媒体到工业等12个领域。而颇让人惊讶的是,主导着这些事情的戴寅,今年刚22岁。上海这批80后投资人

中,戴寅或许是目前年纪最小的。他什么都投。”这个圈子里的人评价说,“如果中东有足够好的项目,他也会投。”

与戴寅的激进不同,大部分80后投资人看得比较多的还是新经济领域的东西”,因为传统领域比如机械制造业,“很多创新模式实际上我们看不懂。”汪远志认为,这群人自己摆弄手机上网,打游戏,把自己置于用户的角度,很多新经济领域的东西反而更看得懂。”

但现实也摆在他们面前:20多岁,对做投资还一知半解,交学费是不可避免的,小额的天使投资是他们练手之地。“天使投资金额比较小”,少量的资金能够买来一定的投资经验。

除去职业经理人投资的项目,这群80后投资人自己操刀的,大都是天使投资(AngelIn-vestment)。其中目前曝光度比较高的陈豪,就帮英国的蓝海天使投资管理着3000万美元的天使基金。已经做了两次“天使”的一位投资人说,“用来练手”。

做天使投资,最重要的是看人。”杨沛认为,除去打造蓝海创投,这位踩上80后界限的河南小伙子也做“天使”。

每隔一段时间,这群80后投资人都会聚在一起,在一个私密的环境里”,对挑选出来的四五个项目发表各自的意见。“为了印证彼此对项

目的看法。”汪远志说,他自己把这当作是增强项目判断力的一种训练。“不可能因为想吃独食而有所保留。”对一个投资项目,他们更希望有人能一起投。“有时候企业不愿意有太多的股东,那就采用代持的方式进去。”

当然,他们也很明白,就投资而言他们不具备优势,也没有人会因为“小伙子不错”,而分一点投资份额给他们,“一切都是利益”,主导投资人愿意带他们,原因是“我们有利用价值”。这批80后对很多人来说或许还是孩子,但他们的父母在当地却都是呼风唤雨的人物。

“这是一群天生的商人”

这是一群天生的商人,赚钱能力很强。”这是杨沛对这群80后财富二代投资人的描述。

在汪远志看来,他觉得这辈子自己只能做个“生意人”,但他所做的生意又注定要和父母的不一樣。

如果让他回想小时候的生活,就是“别人家小孩子放学后到处玩,我就得帮助父母照着生意,跟着他们到处跑”。这几乎是汪远志现在所处的这个圈子里30多个人共同的经历,他们中90%以上的人家里都做着各种各样的生意。因此从几岁起,或许自己的名字都还写不利落,他们就已经开始拿提成了。

1982年出生的陈豪,当年在华东理工大学的校园里,

第一次被人看到还是骑自行车,第二次是骑助动车,第三次就换成了汽车”。他的创业开始于旧书,当时大四学生在甩卖旧书,一段时间后来不及卖掉的书就只能按斤卖给废品站。基于此他开了一个二手书市场,从废品站按斤购入,然后半价卖出。半年后他在校园里有了自己的门面,所卖商品也从旧书扩展到了化妆品、鞋子、文曲星、电话卡等等。大三时陈豪就通过卖移动的促销手机卡积累了几百万元。而在接手英国蓝海天使投资在中国的业务的之前,25岁的陈豪已经在管理6家企业了。

祖籍浙江绍兴的陈豪说,他们做投资最大的财富是“年轻”。实际上其与普通人相比,从小到大10多年的“从商经验”更是没人可比的财富。

一场证明自己的游戏?

这是真实的事情。一天,80后投资人这个圈子里的其中一位给另外一位打电话。电话被接起后,打电话那位闷了半天说:“你忙吗?”“接电话的说:‘不是很忙。’”又是一段沉默,然后打电话的又问:“你忙不忙?”“接电话的说:‘还好,有点。’”于是打电话的就说:“那你忙吧。”对话到此结束,据说打电话的这位原来是想约接电话的这位去打游戏。

他们的内心其实非常孤单,非常需要沟通。”杨沛说,聚会时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当年和陈豪一聊就是3天,茶馆关门了,转战到办公室”。

尽管已经20岁出头,但这群人在父母眼里依然只是小孩,尽管在很多时候他们的想法确实很天真,比如“整个老婆在家帮我打游戏练级”;父母的朋友也把他们当小孩,很多事情不会给他们机会发表意见。

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屑于“吃喝玩乐,混日子”的所谓富家子生活。这扇门被关上了,与普通人交朋友”这扇门却没有被打开。据了解,投资项目讨论会现场必须保证一定的私密性,他们才会畅所欲言,如果有媒体在场,他们会有被卖的感觉”。怕讲不好,会丢家里人和自己的脸。而他们几乎都“不敢找女朋友”。

他们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杨沛说,不见得是赚在绝对值上比父母这一辈子更多的钱,而是要证明自己能够赚钱”。他们中的大部分都“骨瘦如柴”;20岁出头的人差不多“个个都是工作狂”,走近了能听到颈椎和脊椎摇动时发出的“咯咯”声;穿着在身上晃荡的西服出入各种场合,“看更多的项目,了解更多的事情,认识更多有价值的人”。(编者注:天使投资是自由投资者或非正式风险投资机构对原创项目构思或小型初创企业进行的一次性的前期投资。)

据《21世纪经济报道》